

·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

▲ 关东演义 ▼

儒商
大清
关东

杨大群 著



J26 1/3
·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 关东演义 · 之七

關東演義

楊大群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沈阳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关东演义》之七

傀儡帝登基

Kuileidi Dengji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412,000 开本：787×1092_{1/16} 印张：18 7/8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195

特邀编辑：寒溪 谢俊华 插 图：杜凤宝

封面设计：勤学 责任校对：潘晓春

ISBN 7-5313-0009-5/I·10 定价：4.30 元

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

- 之一 草头屯恩仇
- 之二 东北王世家
- 之三 关东城播火
- 之四 辽河套枪声
- 之五 九一八风云
- 之六 义勇军崛起
- 之七 傀儡帝登基
- 之八 黑龙江怒吼
- 之九 长白山涛声
- 之十 八一五光复



内 容 提 要

该书是章回体系列长篇小说《关东演义》的第七部，与其他各部既有连续性，又可独立成书。

日寇侵占东北后，妄图长期霸占中国领土，派出大特务土肥原钻到天津，将清逊帝溥仪弄到长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成立了伪“满洲国”，演了一出傀儡帝登基的丑剧。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已迁到哈尔滨，积极组织武装，广泛团结各路抗日力量，同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于三叔在营口巧妙应变，杨靖宇在哈市领导罢工，沈建华入虎穴智斗群奸，霍铁北飞刀斩顽敌，狮子坡老施坚全家殉国，马占山盟誓言再度举旗，这些可歌可泣的斗争，使抗日的烽火越燃越烈。此刻张学良对东北的事变，仍听命“国联”的裁决，实行不抵抗主义，但他另一方面又大义灭亲，坚决地除掉了当汉奸的堂兄，也受到了爱国志士的赞许。

《关东演义》是从清末至抗日战争胜利半个多世纪东北历史的艺术画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英勇斗争的壮丽诗篇，全书约三百余万字，共十部，将陆续出版。

目 录

第一回

- 土肥原请傀儡假戏真唱
宣统帝为龙墩卖祖求荣 1

第二回

- 小侍从献诡计圣驾出丑
大日本偷皇帝舍死忘生 31

第三回

- 军码头抬花轿妙女登船
鬼营门撞汽车画家出面 53

第四回

- 双登陆闹营口三叔应变
对翠阁演双簧皇上焚心 71

第五回

- 运盐船藏私货扬帆北上
假司令真汉奸船上调情 97

第六回

- 车辆厂哈工大罢工罢课
省委会作决定武装抗敌 120

第七回

- 运盐车闯三关安然脱险
关东军入哈市自欺欺人 140

第八回	
展奇才王庙子奇袭敌寇	
告撤退嫩江桥叩地问天	158
第九回	
无保留待裁决听命国联	
抬花篮捧骨盒同意调查	188
第十回	
为抗日仇和恨化成一统	
表忠贞爱与情气吞山河	208
第十一回	
老太爷亲督战古戈丧命	
老太奶奶唤重孙宝珠再生	230
第十二回	
恋亲眷托重孙死而不悔	
淘泉井驱巨毒无一贪生	247
第十三回	
关东军贼石原屡计未逞	
狮子坡老施坚全家殉国	263
第十四回	
走京城庆王府听琴试刀	
入虎穴凌公馆智斗群奸	278
第十五回	
盘山镇霍铁北飞刀斩匪	
高山站彭汉贞快马除奸	295
第十六回	
虚设防献军饷省城突围	
真撤退空仓库多门中计	312

第十七回	
打克山退海伦重整旗鼓	
布陷阱下圈套抬出汉奸.....	336
第十八回	
三定计两出入讨价还价	
当面锣对面鼓唇齿相讥.....	355
第十九回	
前陆相暗视察泄露天机	
代司令明开会鼓噪谗言.....	378
第二十回	
上头压下边诈威逼利诱	
政委会准备会变幻无常.....	397
第二十一回	
娇婉容耍脾气哭见溥仪	
狡板垣施手腕威逼就范.....	416
第二十二回	
三请驾两推辞谎说民意	
赴新京建伪国傀儡登基.....	443
第二十三回	
送花盆探实情移花接木	
买房宅索信任金蝉脱壳.....	463
第二十四回	
套结套林义秀千变万化	
计中计马占山左右逢源.....	481
第二十五回	
八抬轿赴宴会占山夸官	
逞霸强施淫威铃木劈刀.....	502

第二十六回

- 调查团访日本遭到恫吓
抵上海走北平游山玩水 523

第二十七回

- 调查团进奉天一筹莫展
沈建华闻医大冒险下书 541

第二十八回

- 调查团会溥仪双簧重演
马占山祭战旗再度抗日 564

第一回

土肥原请傀儡假戏真唱 宣统帝为龙墩卖祖求荣

由奉天通往锦州的奉山线火车通车了。日本宪兵队在皇姑屯火车站搜查得很严格，说是搜查共产党和南京政府军政人员，其实往锦州方向走他们是敞开口子的，日本人希望共产党离开东三省，那就没有人领着老百姓捣乱反对日本侵略了。他们对进东三省的人搜查极严，他们知道进来一个共产党，比进来一团兵马都厉害。奉天和锦州通车从表面上看日本是临时占领东三省，并没有干涉东三省的自由，火车还来回通嘛，其实这都是障眼法。

有一次列车要开动了，着急忙慌地上来一个留着长胡子小老头，眨着两只睡不醒的眼睛，肩膀头上背个粗线织的钱褡子，一面写着“财源亨通”，一面写着“大德堂记”。在他身后跟着又上来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左胳膊上缠着白布，白净净的瓜子脸上失去了血色，右手提着个小布包袱，眉不抬眼不睁，日本兵检查时问女人胳膊有啥毛病？女人说挨了刺刀。再问就哭了，说是到锦州找经商的男人治刀伤去。这个老头是买卖人，到关外去办货。谁心里都明镜似的，在这个年月刀砍、枪子钻眼儿还算回事吗！他们被后来的乘客连拥带挤拥进了车厢。

一路上有几处大站上都停有日本铁甲列车，不时在铁路

上巡逻。前些时候，日本人还把兵车和军车接到票车上，也照样遭到义勇军的袭击，损失和死伤更加严重。老百姓一看票车上挂兵车，大家都跑下来说是不坐这断魂车。这样，日本人也就不往票车上挂兵车了，义勇军从来不袭击票车。这列车平安地到达了锦州。

火车一停在锦州站台上，东北军一下子拥满了车厢。不等车上坐着的乘客站起身来，这些军官和大兵就伸手翻东西，硬说乘客中有汉奸，把乘客的胳膊都撸开找金镯子、金戒指，从耳朵上往下摘金钳子，你争我夺闹得孩子哭老婆叫。这些家伙大声地骂着：“你们这些汉奸，杀了也不多。”不知道从哪里划条线，锦州以东的中国人都变成汉奸了。既然是汉奸那就自然杀剐勿论，何况拿走你的东西呢。

两个带着军官肩章的扑到那个缠着胳膊的女人跟前，大声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是哪路汉奸？”用手拍着腰间挂着的手枪和指挥刀。

“我是种地的庄稼人。”女人很不高兴地翻翻眼皮。

这工夫那个长胡子老头早不见影子了。网眼大，没等拉上岸就顺水溜了。

“你是种庄稼的？我看你是吃庄稼的。”有个军官又大声地说，“你这细皮嫩肉的是当小老婆的吧？”说着动手动脚缠上来了。

女人没有吱声，眉毛梢子耸几下，转身要下车，根本不把他们看在眼珠上。

“不许动！你胳膊怎么的了？是让野汉子啃的吗？”军官去拉女人的手。

叭——！这个军官挨了个大嘴巴子，打了个满脸花，女人伸手扯开胳膊上缠着的白布，露出一大条子刀伤，气哼哼

地瞪着军官嚷道：“这是日本鬼子刺刀挑的。你扬毛扎翅地干啥？告诉你们的张学良去，就说我这个抗日救国军司令彭汉贞到锦州了！”她站在车厢里不动地方了。

军官的手象触了蛇一样猛地往回一缩，嘴里啊了一声，差不点上下牙齿咬了舌头，屁滚尿流地跑下车厢，他红着脸告诉另一个军官：“彭司令到！”象顺水扬帆一样，一会儿工夫传到了辽宁省临时政府和东北边防军锦州前线，同时来了几个高级军官把彭汉贞接走了。彭汉贞说她不打算在锦州久留，她要去天津治被日寇刺刀挑伤的胳膊，又大谈她的救国军驰骋辽南的威风，近日要转战辽西，保卫锦州。

没过两天，那个留着长胡子老头，找到天津前张作霖手下的“三多大帅”张宗昌老住宅，按了老半天门铃，走出一个干巴老太太，从门缝伸头问道：“找谁？”这老头忙说：“找张宗昌大帅。”他明明知道张宗昌已经是光杆司令了。那个老太太扁扁嘴说：“他搬到大连去咧。”老头吸口凉气，用两手蹭蹭脸，沉思半晌抓住胡子一扯，不由得愣怔一下，把下巴颏粘着的羊尾巴毛撸一半下来，索性一把全撸下来了。

“您是土肥原大佐。”说话这个人站在粘胡子的老头身后，声音不高地问。

土肥原大佐一回身两眼炯炯有光，他似乎看出这个人很面善，抓住那人的手说：“你在奉天干过。”

“特务机关长你想不起我来了。我叫三狗子。”三狗子叫住一部车，两个人上了车，一直拉到日租界。在车上土肥原对三狗子说：“我要住常盘馆去。”他笑着扯扯自己的衣服。

三狗子点点头，心里想日本关东军在东三省打得正热

闹，他能来天津，身上一定带有重大的使命，也许他这块废料又有用了。

第二天三狗子被叫到土肥原屋里，两个人关上门，三天里吃饭、上厕所、睡觉都没出屋子。接着三狗子不断地带来一些不三不四的中国人，见着土肥原就藏在屋里，一个个象胀饱肚皮的老鼠钻在洞里不出来。

很快由土肥原出面，运进日本租界一批长短枪和机关枪，他们带上枪打扮成各种模样的人，很快在日租界横行霸道起来。

土肥原身着大佐军装在日本天津驻屯军和大使馆出来了，他高傲地表示要单独干一场，他说要一举拿下天津。

驻屯军司令官沉思半晌说：“土肥原大佐，南京政府在天津势力很大，张学良的奉军从打东三省事变，对日本人的态度很不好。不能象东北那么干，要是干不成我们都会粘包。”

土肥原听着很不满意地说，只要战争一发动，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就可以借口天津治安混乱而出兵。天津如果发生事变，中国政府就无余力顾到关外，这样一来不只是奉天事变成为既成事实，同时天津方面也可要求一些额外利益。

日本驻屯军天津司令官摇摇头说，在天津搞奉天那样的事变，恐怕不成。

土肥原生气地站起身来，摘下战刀扔到案上说：“如果搞不成功，我土肥原贤二剖腹自杀！但是我搞成功了，你们不支援，我不会饶了你们！”他盛气凌人，一甩袖子走了。

土肥原和三狗子一竿子拉起二百多人的便衣队，大小枪齐全，还配有机枪，子弹足够打十天半月的。

近日来土肥原打扮成人力车夫，每天在天津中国政府管辖地绕几遍，连一个小胡同都摸清楚了。他很高兴，又很自

信，不管怎么说也赶上奉天柳条湖布置得周密了。何况这里的奉军怎么也赶不上奉天北大营第七模范旅。这里的奉军肯定是要听张学良的不抵抗，只要枪一响，天津垂手可得了。

夜里土肥原换上中国人的便衣，亲自指挥战斗。三狗子到了事先指定的闹事地点，他们没按原计划干，先扑进了赌场。那里黄金耀眼，大银元滚动，大把抓钞票，他们早就动了心，借着搞事变的机会，他们开始砸赌场，一下子乱了套，互相揪打起来。他们在爆炸地点，放好的炸药被奉军发现浇上水点不响了，准备厮打的胡同被奉军用铁丝网拦上了，他们准备投毒的井口被奉军用大石头压上了。枪一响这群便衣就被奉军包围了，一阵猛烈的枪击，这些地痞流氓组成的便衣队，被打得七落八散，扔掉武器四处乱钻。

土肥原光身跑回日本租界地常盘馆，象被打蒙了头的野狼，关上门哭不出声来，喊不出话来，跳不起脚来。想想往日在东北关东军，他这个特务机关长是何等威风。为了东北事变他也曾回到日本国内大闹军部。平日他把自己当成满蒙的栋梁，真是一句话、一个眼神都会有震动。为了巩固他们发动东北三省的侵略，他当关东军同僚们拍着胸脯，要在关内天津再制造一次事变，使山海关内外沟通，使中国政府无力应付东北三省，关东军就可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和抗日义勇军。他的计划受到关东军和日本军部的赞成。于是他轻装奔赴天津，没有找着老军阀张宗昌，他就自己赤膊上阵了，谁知被打成了落水狗。

土肥原越想越觉得丢脸皮，不好向关东军讲惨败的事实，又不好对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和领事馆讲清楚。自杀吗？觉得自己这一身略侵才能尚没消耗光就死，未免有点太可惜。但不死吧，面子不好看，眼下又没有可以下的台阶。尽

管他心乱如麻，脑袋瓜子胀得象麦斗，两眼烧得象点火的酒盅子，鼻子眼堵得一丝气不透，可是两只耳朵还是那么敏锐。他听见门外有脚步声，而且是沉重的军人皮靴声，他跳起身子，赤脚板跑到桌子跟前，把摆着的战刀刷啦一声抽出了鞘，哧的一声撕破胸前衣服。他心里多么希望推门进屋的人，惊讶地擎住他手中的战刀。

门被推开时，土肥原刚刚刚把战刀尖对准腹部，进门的人果然是日本驻屯军天津司令官。他没有上前去抓住土肥原剖腹的战刀，而是抬着一张蒙有白布的矮桌，和半匹生白布，这是日本武士剖腹时的必备之物，用生白布裹上膀档，用生白布缠上刀把，用生白布把刀刃擦过，才能完成这神圣的剖腹。

土肥原明白了，天津日本军事当局对他搞的便衣事变的失败，感到可耻，是来成全他的剖腹壮举的。这时他完全可以把刀尖插进腹内，时间和距离都充分地给了他。可他还是放下战刀，要磨蹭一会儿。

上来两个日本军人，动手帮助土肥原做剖腹准备工作，他们干得很熟练。土肥原向日本天皇遥拜过了，这工夫死神已经和土肥原拥抱了。

土肥原第二次擎起剖腹的战刀，在他的脑海里出现了关东军同僚在屠杀中国人，汨汨的血水往他脚下冲来了，在血泊中他的军阶由大佐变成大将……他嘴里喊出：“哎——！”

门猛然地被推开了，迎门而站的是彭汉贞女士，手里捧着一束特大的鲜花。她穿着一身西装，胸前系一条鲜红的领带，和那雪白的衬衫相配。在她身后站着的是日本驻天津领事，两个人的个头一般高，并肩一站，中间又有那么一束漂亮的鲜花，象是一对夫妻，他们来向这位剖腹的武士送别。

土肥原的心比手中的战刀尖还凉，他又闭上眼睛，他的

死是很光荣的，为他来送行的都到场了，如果说遗憾是不应该死在天津，应该死在东三省，那里有他的功绩，他的灵魂是要升入到奉天靖国神社和忠灵塔的。他把肚子里鼓起的气一点点压瘪，这样刀尖插进去，不致于发出“空”的一声冒气的响动。

日本驻天津领事大声地宣读了东京和奉天方面给土肥原贤二的来电。要他代表日本陆相南次郎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前往访问段祺瑞和曹锟。前两名大将都在天津任过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早就和北洋系要人有交情。

土肥原手中战刀当啷一声落在他面前矮桌上，脸上汗珠子和泪水“噼里叭啦”往榻榻密上掉。他带着对天皇再生之德遥拜下去。

霎时间，屋里剖腹那一套用具撤下去了。代之而来的是在矮桌上插了一大束鲜花。日本驻屯军天津司令官、日本驻天津领事、关东军土肥原大佐和住天津治刀伤的彭汉贞小姐，一起围坐着安排天津“日本人行动”的全面计划。

天津公园的早晨，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是那么肃静了。有不少报童争先恐后地卖各种报纸。但也有不少老人，在树根底下抻胳膊拉腿地打太极拳。曹锟先被冯玉祥囚禁，后被吴佩孚救出，自此而后即绝意宦途，寄住天津，他知道北京虽好但那是政治漩涡，枪炮声、刀光剑影不会停息，一旦大乱除了跑到景山拜崇祯皇帝，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天津则不然，它面临大海，逃上火轮，短腿大兵是不敢蹚大海的。这天早晨曹锟在公园正打太极拳，看见身后一个穿着长袍马褂戴顶帽头的人，跟着他比划，活象他的尾巴尖，一连三天都是这样，象影子似地缠着他不放。

第四天头上，曹锟刚打完一套太极拳，跟着来的人递过毛巾擦汗。曹锟这几天感到有人在跟踪，于是也暗带几名打手和保镖。这个人往前凑几步终于说了话：“总统，老当益壮，土肥原多年未见总统，十分怀念。”恭恭敬敬地说着，行了一个九十度鞠躬礼。

曹锟知道这时和东洋人打交道，不是粘上屎就挨上尿，本打算板起脸走开，当听这悦耳的总统称呼，心坎里象吞口热豆腐，有点热咕嘟的烫心。不过他心里也在警惕着害怕戴上一顶汉奸帽子。只是点点头说：“免礼，免礼。”他知道奉天事变，这个土肥原是员干将，不知对他有何所求，他把身子往远里躲开点。

土肥原用试探的口气说：“总统，不瞒您说，今日之东北闹得一团糟。鄙人奉南陆相、金谷参谋总长和本庄司令官的命令，特来叩见总统，请示解决东北局势的办法。”说完又再三鞠躬。

曹锟感到在公园谈及此事不方便，便约土肥原改日到府叙谈，两个人装成陌生人模样走开了。

曹锟平日不看报纸，只是看黄历和卦爻之术的书。可是从打奉天事变之后每天早晨起来，要把天津几份报纸都看一遍，然后写大字消遣。这天，佣人报土肥原求见，他赶忙地请进礼貌让坐。土肥原继续献殷勤，请示曹锟对时局之意见。曹锟半晌说：“拥兵者为将帅，我曹三无兵无卒，当傀儡、汉奸也没本钱了。”

土肥原说：“总统言重了，虎离山林影子还在嘛。我们本意是希望中日携手合作，维持和平，完全没有占领中国土地之野心，更没有亡中国的意思。我们是找合作的朋友。”他把双手摊开。